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言行録續集卷四

宋　李幼武　纂集

歐陽珣

字全美吉之永和人中崇寧五年進士乙科授忠州教知杭州州鹽官罷起授南安録靖康初如京師過國難議割地力爭忤時相命出使河朔進秩朝請郎將作監丞至深州猶力爭金怒殺之紹興中

錄其節子夭官其壻臨江曾敏恭

靖康初朝廷議割三鎮地公率其黨九人上書曰地不可割越一日集議何㮚而下三十六人無異辭公廷爭謂割地奉金非策且曰金志不在地願力戰戰敗而失其地他日我師取之直舉以與之他日我師取之曲時宰懐諼迷國反白遣公蒞割河朔地會深州等郡義不肯臣金皆固守不下金人以公至城下俾致朝命公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為姦臣所誤汝等

勉為忠義以報國吾不愛一死以謝朝廷金人怒執

公送燕山遂死之

初公詣闕欲論事時蓋靖康元年之冬金勢方張甚公

道出豫章會故人為帥甚公姑勿行行且及禍公歎

曰吾平生患不得死所國蹙如此而謀國者日益鄙

吾將有所開說說不合而死是吾得死所矣庸可避

既被命赴金軍即取告身文書畀同年生戴特立曰

持此歸報吾家吾不生還矣遂行

三松王才臣曰公之死難真舍生取義仗大節寧死不折者所謂英雄豪傑之士可以為事君之法也觀其與故人帥及同年生之言其不肯折節以苟生蓋素所蓄積非偶然一決之諒也予嘗論女真諸逆酋其用兵行師未必得與劉淵石勒比而吾國又帖然無與午氏内阻外訌之警顧乃長驅直騖莫或齟齬之者吾國空無人焉耳方金兵南牧河朔諸郡人自為守金貪利不顧絶黃河懸師深入以犯京師此兵家

之所忌也當是時使得奇男子假朝廷一節糾合燕趙義附之士據險出奇以躡其後使彼懷反顧之憂此一奇也奈何反先割地以肉飼虎耶此予因公之事拊膺扼腕痛悼于已往也

從孫文龍建公祠堂守道記之曰靖康建炎間廬陵郡死國事者二人監丞陽公死燕山忠襄楊公死金陵死一爾有二焉楊公死城歐陽公死使命有謂余曰歐陽公誠死使命與致命于敵國不我從則死之義

也公之往也吾國則有辭矣勢蹙方熾京師方急三鎮雖天下根本不敢愛也以是紓禍且為後圖公奉命割地可也既至深軍民固守不下公知人心未解即反其辭告之曰朝廷為姦臣誤至此若等宜忠義報國吾已辦一死矣金人怒執殺之此之謂違使命以死非死使命也義歟余曰公得死尚何言當崇殿之間淵聖非決有棄地意公亦力言不可且謂戰敗而失其地他日我師取之直舉以與之他日我師取

之曲時宰既詆其說又強以行大類漢遣狄山乘障事事不出武帝而出張湯耳使公竟致使命不死矣而豈公夙心哉當其慷慨城下痛哭以勉守者但見有吾心不見有使命非違使命也此時宰之命非君父之命此君父之命非宗廟社稷之命也臣受命于君君受命于宗廟社稷揚揚出疆舉地以與人曰有使命在吾為宗廟社稷懼矣使皆類此一隸可辦何以知義之士大夫為古語有之為人臣而不通春秋

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故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當時人心如此使所在皆固守不下其紓禍猶不愈于割地耶況不可割吾前言耶夫前言忤時宰意一宜死知不可顧不得已為此来二宜死固守不下者令摇之使背國歸虜予何人三宜死死而死耳吾猶萬一覬吾地之存夫義無定名要于忠忠不在小諒歸于為國公得死尚何言云云嗚呼公死何地公像在此公子為

誰公世有祠其地址通衢面大江停車艤舟顧瞻而徘徊者尚其念曰人誰無死

陳彬曰謹按國史丙午之厄崇圮之殷以割地出使死焉者三一死于絳一死于磁其一死深則公也絳磁二使挾必割之計以往謂可逭死于金然終不能逭于絳磁之軍民公主必不可割之議以往死固前定而詬金如奴就刃如歸公身死金亦氣死等死一也聲風犧聞越百年而如新公不死死而未死之懦夫骨

已寒矣又熟籌之河朔二十四州瀛滄頭角魏府心胸邢洺真定左右臂金縱不自愛死引鬚蛇吭舒醉虎膊越塹踰藩即我仇讎儻迸一戈旁一矛嬰所必趨蛇立可刲虎立可仆公始以微官率九人扼媢金者而奪之氣念此至熟庭謀不輯黽俛共命君命曰可君義曰否孰與先辦一死自獻于殿陛猶可殉義改命也然死固等爾河朔軍民百千萬億儻銜命往者類如絳磁婉娩奉金謂棄地棄人皆上本指軍民固未

忍以此負國而忍使吾君先負此曲于軍民耶城下
要盟梁谿丞相恥之然寧請身代挩鄰往力丐毋以
使節他界亦知此曹子望金口呿決不敢吐一健語
以震蘇吾國軍民心膽也觀公抵深面城痛哭曰朝
廷為姦臣所誤汝等當戮力報國萬衆竦然知棄城
者非朝廷也解揚登車宋城之人有以城斃而不從
于夷公一死不躁用于殿陛間而用于幽朔亦知舍
介秋而予忌者非正論所能激曾不如邉朔沈勁之

風猶能鼓動于一死之下以堅其不貿宋之良心也
罕以兇元幾繫于潞太行之梁伊澗之瞿昫海之魏
崎嶇戎馬撓脃榑脅使不輕得食息公一死所激猶
幾年而末已耶郡有賢牧罔羅軼蹟以風厲于厥邦
厥民血氣心知莫非臣子秉彛好德一是忠愛生則
烏可已矣公耿耿于今猶生生直為生幸生為罔巍
然炳然臨女無貳于心獨無慨乎銘曰枉矢蛇行南
絕河津超騰次舍凌躐勾陳蟣蝨臣工寸鈇排闔河

山兩戒有戰無割附耳纊聰軺星北馳嚼齦勵衆握節死之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力胡能及心弗能已一士死命萬夫死心燕南列城濬湯屹金委彼懦夫行屍卧𩰚九原倘逢顏杲卿頟泚古誰無死之死骨香千古大閑巋然斯堂

宇文虛中　肅愍公

字叔通成都華陽人

紹興十五年公初使金為所留後為金用公知東北之

士憤為左袒密以信義感發之從者如響乃與其翰林學士高士談同謀欲因金主亶郊天就刼殺之先期以蠟書來告于朝欲為之外應秦檜拒不納會事亦覺公與其子師瑗皆坐誅闔門無噍類

留正曰公之忠亦可考矣方建炎之初以資政殿大學士奉命使金國留縶北庭抗節不屈故相秦檜用事盡歸其孥于虜中則紹興十二年也公在金既久其諸名王大族皆尊信之不疑因與其子師瑗曁偽翰

林學士高士談謀為復讎之舉欲因九月金主祭天而刼之金之諸王宗親約為內應不幸而功不成者天也而金人自此上下相疑浸行誅戮矣公之家已碎于金手跡其禍端由于蠟彈之繳還則秦檜之為也是時國家中興二十年而公之事不顯最後張魏公招韓王来歸始能言其詳公無子有女以族人紹節為之孫明詔命以京秩至淳熙十一年更與恩澤二名令曾孫承受所以勸天下之為人臣者也

宋名臣言行録續集卷四

宋名臣言行録續集卷五

宋　李幼武　纂集

洪皓　魏國忠宣公

字光弼其先徽州人唐末避亂徙樂平之洪巖遂為饒州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主台州寧海簿攝令拜南京國博末上主兵饋有功為秀州録宣和六年丁大中憂禫中俄名見擢徽猷待制假禮書

使金國不屈節紹興十年始歸進閣直提舉萬壽
觀兼權直學士院忤秦檜出守饒州提舉太平觀
丁大碩人憂服除得太平觀復責濠州團副使安
置英州謫九歲始復左朝奉郎主管崇道觀居衣
州未踰嶺病革二十五年薨于南雄年六十八復
敷文閣直學詔贈太師
宣和六年秀州大水田不没者什一流殍塞路倉府空
虛無賑救策公曰郡守以荒政自任悉籍境内粟留

一年食發其餘糶於城之四隅升損市直錢五戒米肆揭賈於青白旗上巡行無時扶其旗靡者皆無敢貴糶不能自食者為主之立屋於東南兩廢寺十人一室男女異處防其淆僞涅黑子識其手東五之南三之負爨樵汲有職民羸不可杖有侵牟鬬鬨者亂其手文逐之皆帖帖畏伏借用所掌發運名錢錢且盡會浙東綱常平米斛四萬過城下公遣吏鏁津柵諭守使截留守噤不肯曰此御筆所起也罪死不赦

公曰民仰哺當至麥今臘猶未盡中道而止則如勿
救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說留之居亡何廉訪使者
王孝竭至郡曰平江良號訴饑者旁午此獨無有何
也守具以對即延公如兩寺驗視民肅然無出聲孝
竭曰吾嘗行邊軍政不過是也違制抵罪得為君脫
之且厚賞呼吏草奏公曰免戾幸矣安所賞但食猶
未足公能終惠復得二萬石乃可孝竭以閧米如請
而得至麥秋民相攜以歸前後所活者九萬五千餘人

州人既不死凶年公出無不以手加額呼為洪佛子
上以國步艱難兩宮遠狩為憂公極言天道好還金人
安能久陵中夏此正春秋邲郢之役天其或者警晉
訓楚也所言反覆當上意上曰卿議論縱横熟於史
傳有專對之才朕方擇使無以易卿公以母老父喪
懇辭不許擢徽猷閣待制遷五官假禮書為奉使大金軍前
令與宰執議國書公欲有所易輔臣護其文不喜遂
抑遷官賜告一日歸别持太碩人拜且泣時淮賊蠭

起公閒關至太原留幾一年金遇使人禮益削及至
雲中大酋尼瑪哈迫與副使官偽齊公曰萬里銜命不
得御兩宫以歸大國度不足以有中原當還諸本朝
乃逆天以奉逆豫豫可磔萬叚顧力不能忍事之耶
今留亦死不即豫亦死偷生狗鼠間甘鼎鑊不悔也
尼瑪哈怒命壯士擁以下執劒夾承之公不為動旁貴
人嘆曰真忠臣也止劒士以目為跽請尼瑪哈怒少霽
遂流遞于冷山流遞猶中國編竄也雲中至冷山行

兩月程距金二千餘里地苦寒四月草始生八月雨
雪土廬不滿百皆陳王烏實聚落烏實使誨其二子
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至衣猶布番課四隸採薪它
山嘗久雪薪盡至乞馬矢煨麵而食困辱十年多為
詩文以諷皆憂國傷時語
烏實嘗得獻取蜀策持以問公公歷陳古事梗之烏實
銳欲吞中國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
相拍爾公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豈有四十

年用兵不止者又數數為言所以來為兩國大事今既不受使迺令深入教小兒兵交使在禮不當執爲實或應或否一日大怒曰汝作和事官却口硬謂我不能殺汝邪公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此去蓮花濼三十里使之乘舟一人蕩諸水以墜淵為言可也烏實義而止

兩宫蒙塵五國城公嘗私遣人奏書并獻胡桃梨㑏栗麪諸物兩宫方知趙氏中興永祐陵諱聞公址鄉泣

血旦夕臨後遇諱日即燕山開泰寺為文以薦曰

千歲厭世莫遂乘雲之仙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

戚況故宮為禾黍改館徒饋於秦牢新廟游衣冠

招䰟但歌於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

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縶惟歐血伏願盛德之

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故臣

讀之無不掩涕

金已遣使約和烏實問所議十事公條析之甚至曰封

册是虚名年號本朝自有金三千兩景德所無東北
宜絲蠶大國有其地矣絹不可增也至於取淮北人
景德之盟載書猶在可覆視也烏實曰吾欲取投附
人誅之以懲後何為不可公曰昔魏侯景舉十三州
地歸梁梁武欲以易其姪蕭明於魏景遂作亂陷臺
城仆兩帝中國所監决不相從悟室稍悟乃曰汝性
直所言不誑我吾與汝如燕遣汝歸議遂行既而莫將
北來議不合因涿州事復變未幾烏珠族烏實黨與

坐死者數百千人獨公故與持論身幾死者數矣烏
珠知之故得免
公至燕燕人重公執節爭持酒食相勞苦公間行㕓市
物色諜者得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以歸曰
順昌之役金震懼喪魄燕之珍器重寶盡徙以北意
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雖再蹦河南
後必更成其以爲實語并兩宮諸王主所居報上明
年夏求得皇太后書遣邵武男子李微來歸上大喜

因御經筵謂講讀官曰不知太母寧否幾二十年雖
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遂官李微
公復以書曰金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女從軍令
不敢擕朝廷不知虛實卑辭厚幣未有成約不若乘
勝進擊再造猶反掌耳所取投附人只欲保江南歸
之可也獨不監侯景之禍乎若欲復故疆報世讎不
宜與胡銓封事此或有之知中國有人益生懼心張
丞相名動殊方可惜置之散地并問李趙二相安否

獻六朝御容徽宗御書其後和定祐陵及太后歸音

皆先報凡四年中以文書至者九皆陳軍國利病

宰執賀皇太后有來歸期上曰洪皓身陷北方乃心王

室忠孝之節久而不渝誠可嘉尚二子皆中詞科亦

其忠孝之報也先聖福善禍淫之理於此可見

金法曾被任使者永不可歸欲以計墮公令校雲中進

士試使者監上道公曰損食陽為疾狀既至謂院官

曰今取士以詩賦吾故學經耳曰豈不能出語策士

乎考官孫九鼎者有太學舊以為疾間得回燕金議遣奉使人各還其鄉因赦及之它使者幸稍徙多占淮北無敢言淮以南者公實以饒州聞張邵朱弁亦自言和州徽州人既議和還淮以南使者故公三人在遣中用事者多曰此等人若放了幾時更有令不留後必為我患歸計屢欲變參政王公使至燕公得其陰謀從㧞上與館中人語為留守易王所獲對吏將馳流星騎上其事副留守高吉祥素嘉公忠委曲

護出之且易以它牘公行月餘方以元牘奏垂入境
七追騎至及淮則在舟中矣至盱眙以奉使無狀自
劾上方以來歸為喜報無罪可待日以御札趣覲既
至闕登時見內殿奏事罷力求鄉郡養老母上曰卿
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也
公見秦檜肆言無所避彌三日不休曰張丞相金所尊
憚乃不得用錢塘暫蹕而景靈太廟土木之工示無
中原耶檜謂公長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

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要當如黄鐘大吕乃可閲九日直學士院

金人來取趙彬輩三十人家屬詔歸之公曰金既限淮官屬皆吳人留不遣盖慮知其虚實也彼方困於蒙兀姑示强以嘗中國宜謂之曰俟淵聖皇帝及皇族歸乃遣檜大怒公又言王倫輩以身徇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初檜在達蘭軍中達蘭圍楚州久不下使檜草檄諭降有實納者在軍知狀公與檜語及

金事因曰憶實納否別時託寄聲檜色變而罷翊日李文會即奏公頃事朱勔之壻夤緣改官以該討論乃求奉使比其歸也未能自脫特以和議既定例得放歸而貪戀顯列不求省母乃出公知饒州

公責置英州閩人倪巻為守老矣內無與主聞知新州張棣以巧中胡銓遷容取使節欲效之即使兵馬都監俟其隙捕公家奴寘獄中釀成其罪未及發而巻死事乃解

公天性强記書無所不讀雖食不釋卷稗官小説亦暗誦數千言宣政間春秋之學絶獨窮遺經貫穿三傳在冷山摘褒貶微旨作詩千篇北人抄傳誦習欲刻板於燕公弗許

男适書賜謚制書後曰臣聞足再刖而玉顯其美火百鍊而金知其精人臣忠邪至身後而是非始判發潛德之幽光誅姦諛於已死孔子作春秋之旨也先臣當戎馬紛紜之際使不可測之絶國十有五年然後

歸陛下謂蘇武不能過且許筆賜其傳會先臣席弗
煖而逐弗獲藏奎壁之寶今又十有五年弟遵入對
陛下褒歎忠節復道前語恩隱再三寵之令謚生雖
奇剝芬香多矣臣謂衛律李陵屢說而武不降先臣
則為宇文虛中韓昉所逼三換官而不受張勝事泄
武有擬劍幽窖之危先臣則不同龔璹仕齊寧蹈利
刃冷山無以異於窮海之北齧口於烏實無異於斬
王隻影南翔所不及牧羝者四歲至若通永祐之表

朝長樂於燕間道蠟書其至有九潛見王人幾偵牢戶問荅往返皆存闕庇民之語投其詩又篇篇皆以戢兵為意此則武之所無者陛下以為武不能過聖訓明哉然燕王聲霍光之罪以武久縶而歸纔得一典屬國楊敞無功乃為搜粟都尉遂謂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而秦檜排妒先臣不使一旬寓乎玉堂之直致陛下有大用之意而不遂終之流放醜地九年不返則得禍之酷特甚於武武之一子黨叛人而誅

漢廷憐之為之遠贖胡出蘇氏賴以不絕而臣以先
臣故獲戾亡檜至謂家傳強暴曲法免官非遇天日
清明則亦禁錮就死嗚呼一言華袞萬世不刊易名
崇終匹休麒麟圖畫諸孤不肖咸叨録用恩徧存歿
又過蘇氏臣礱石以識異渥泰龜逢吉鎮之松區洩
九京之寃鼓忠義之氣於茲見之
西山真德秀跋賜冬服手詔曰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詔
拜為典屬國賜錢三百萬田宅副馬公之節亡媿蘇

武而高皇帝之所以寵錫者有過漢庭其褒表忠義皆可為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逢怒於檜相武之見抑不過不為公卿爾而公方違陰山之北復貶瘴嶺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為甚而偃月之罪又浮於博陸也嗚呼思陵雲漢之章忠宣霜日之節將與萬古相為亡窮而權臣氣燄氷解燼滅久矣

孫荐章建忠貫日月祠堂趙汝騰記曰竊惟蹈不測之

禍以徇國者決非全軀保妻子者所辦也至若絶漢
不毛之地中國之音問隔絶歲月推遷瀕死數四卒
全其志節而不可奪是非天賚忠義絶人死生禍福
一毫不足以動其心者能乎在漢則蘇中郎武在國
朝則忠宣公是也然武爲之猶易盖匈奴不過漢一
大縣漢威德又足以懾服之是雖欲置武於死地而
終不敢故嚙氊茹雪卒賴以全若忠宣所值中原潰
裂國威蕭甚金虜席卷之勢方張使在其間凜凜白

刃之加頸況公義不受爵言不避禍其去死者幾希由今觀之冷山之遠甚於海上雪薪之盡過於掘草尼堪偽齊之脅暴於衛律韓昉𢹂授之迫峻於李陵雖在烏實之館而持論枘鑿又不如軒之愛武也是忠宣在金十五年甚於蘇中郎之十九年也武終始節旄不敢忘漢公於朝廷乃能奏中興之報於永祐修燕地之覲於顯仁又數以金事聞於中國此武之所不能及也武得歸李陵送之河梁賦詠以羨之公

歸金猶以七騎追之幸已至淮舟中矣是間關之甚
不尤難於武乎武歸僅得典屬國公歸亦僅得翰林
權直武不過不為霍將軍所知耳公乃大為秦檜所
擠陷魚肉蓋公帛書至榻前率譽胡公銓封事張公
浚名望檜甚不悅及歸朝又數言張丞相不休檜愈
不悅遂出領鄉郡其後坐官者向諤言公宜在相位
檜怒甚遂竄公於英州竟客死身没而謗始白其坎
壈視武轉甚然直氣又加於武矣武有子惟工官之

禍公有三子俱策異科長為相次樞府次内翰天之報公其不百倍於武乎

張邵

字才彥和州烏江人宣和三年登上舍第旋丁外艱建炎元年為衢州刑曹兼檢法三年召對會遣乏使公請行假禮書特轉五官直龍圖閣使虜十年始歸除秘撰主管沖佑改崇道觀十四年丁母憂吉奉祠十九年除敷文待制宫祠二十五年起

知池州復請祠道由廣德軍六月丁酉公生朝先一
日沐浴就寢詰旦家人起爲壽安卧逝矣年六十一
詔中外士民直陳時事公言有中原之形勢有東南之
形勢今縱未能遽爭中原宜進都金陵因江淮蜀漢
川廣之資以圖進取不應退自削弱
九月公改承奉郎名對會遣泛使公毅然請行假禮書
特轉五官除直龍圖閣武臣楊憲副之二弟祁郵皆
補官仍添差祁明州觀察推官奉母以居公即日引

道見金監軍郎君達蘭於濰州逼公拜公不可執寘
昌邑尋徙密州柞山寨以兵守之四年夏公聞達蘭
過密以書抵之曰兵不在强弱在理曲直宣和以來
我非無兵也帥臣初開邊隙謀臣復啓兵端是以大
國能勝之其後偽楚僭立羣盜蜂起曾幾何時電掃
無餘是人心天意未厭宋德也今大國復裂地以封
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達蘭得書執付豫使用之
公升階揖豫以舊官呼之為陳君臣大義辭氣激烈

豫怒縶之獄憲遂降閱半年豫知不可屈復以公送金拘之燕山圓福寺紹興元年也公又為書言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而飛耳終非大國之利欲以間豫守者密以告金取其書去益徙公東北千餘里之中京後又北徙會寧府去燕三千里先是完顔旻死傳其弟晟晟死旻之孫亶立三世頗厭兵慕文教後生從公者皆習絃誦執經授大義爭饋錢穀布帛公自分終焉金嘗肆

敕許我使者自便歸其鄉人人占籍淮北幸得稍南
惟公與洪公朱少章實言家江南十二年二月甲子
金忽召三人者改館致饋許之南歸公以四月辛未
至燕山洪公先在五月朱自雲中至六月庚戌同發
永平館七月壬戌次汴京都亭驛道中有輶軒唱和
集公為之序八月庚子對行在
上書言臣使北時道遇秦檜教臣堅持使節臣得奉以
周旋又醫官榮州團練使李子厚語臣云檜在中京

嘗代徽宗移書尼瑪哈述海上盟約及用兵講和利害

結好基此會曹勛繳進其書詔付史館

初公出疆遇檜於昌邑以忠義相勉故公在喪相與通

問公因歷叙金有歸淵聖及諸王宗室意勸其遣使

迎請秦浸不樂

公天資勁偉遇事慷慨酒酣耳熱悲歌憤激常以功名

自許方車駕留江上強敵逆臣連兵入冦公冒險出

使人皆危之及被因拘略無悔懼賦詩作文考詳史

傳著述動盈編帙歸獻所聞納忠于朝將有施為以償素志既不遂歎曰身在異域視死如歸為國事也今士大夫有告言連坐之風一或抵罪家破名滅竟亦何裨悉取舊藁焚之惟晝夜潛心經典學道日以有得無田無廬未嘗過而問焉髙宗更化方且進用而公無意斯世矣

朱弁

字少章徽之婺源人入太學補内舍生靖康之難

家碎賊手南歸及淮建炎二年正月請使問安補
官借右武大夫吉州團練使充大金通問副使寓
北庭不屈紹興十二年歸上髙其節俾易文資秦
檜忌之奏換右宣教郎直秘閣主佑神觀有司校
考十七年當廷數官檜又尼之僅轉奉議次年四
月六日卒
建炎戊申遣使問兩宮安否大夫無敢行者公開之慨
然攘袂自獻詔補官且命之曰朕方俯同晉國用魏

絳以和戎爾其速致侯生御大公而歸漢受命曰即
與王倫行遇尼瑪哈于白水濼邀説甚切尼瑪哈不聽使
就館雲中餽餉如禮而實以兵守之壬子歲金忽遣
宇文虛中來言和好可成當擇使副一人詣元帥府
受書歸報虛中欲二人探籌以決去留公正色曰此
市道之所為耳吾之來固自與以必死豈今日乃覬
幸於先歸者哉願公亟受書歸報使吾君得以蚤申
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方外猶生之年也及

倫行又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而有印
則印亦信也公既還朝無所事此願留見授使某不
幸一有意外之辱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揮涕解以
授公公受而懷之卧起未嘗不與俱也
逆豫盜據京邑金迫公仕豫且誘之曰此南歸之漸也
公曰吾受命而北不受命而南且豫國賊吾常恨不
食其肉又忍北面而臣之哉吾有死耳不願歸之金
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公反從中固拒驛門忍飢待盡

誓不為屈金亦感動復慰安之致禮如故

金又廹公換其官公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因之殺之何必換其官哉吾受本朝官今日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金用事人耶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告訣於後使洪忠宣曰殺行人亦非細事吾曹不幸遭之亦命也命出於天其可逃哉要當舍生以全義耳金知終不可屈遂不

復强然公以使事未報憂憤得目疾其憘鬱愁嘆無
憀不平之氣一於詩發之號聘遊集
丁巳歲金諸酋相繼死滅公得河陽人密疏其事及北
朝虛實使之間行歸報曰此不可失之時也後王倫
復歸獻公奉送徽考大行之文有曰臣等猥以凡庸
誤蒙採擇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絶黨殊鄰犯風
霜於將老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
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洒氷天上讀之感

涕顧張忠獻喻以密旨曰歸日當以禁林相處也

公歸上引見勞苦嘉歎再三公謝且言曰臣聞人之所

難得者時也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也而

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也故

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講和上則返梓宫次則迎太

后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肉白骨於已朽此皆知

時知幾之明驗也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

宜監未兆盟可守矣而詭詐之心宜嘿有以待之兵

可息矣而銷戢之術宜詳以講之且金之君臣上不
奉若天道下不求合民心人怨神怒不知修省以黷
武為至德以茍安為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
廣德此皆天助陛下中興之勢也若時與幾陛下既
知之於其始圖惟厥終願留神焉上納之賜予益厚
朱文公曰國家自政宣以來公卿大臣荷國寵榮殊異
優渥一旦狂圖誤國招禍使君父蒙塵越在沙漠苦
寒無人之地一時遺臣賣國降虜之餘接迹於朝覘

然相視乃無一人肯奔問官家者公以草野諸生平日未嘗沾一命之禄顧獨奮然出捐軀命請冐鋒鏑斧鑕之威以嘗不測之禍而死守不屈至於十有六年之久卒不汙受偽官爵竟得復持漢節歸見天子其忠義大節終始凛然雖竹帛所書丹青所畫無以過之和議之成雖若不在其身而風喻慫恿蓋亦與有力焉而公不肯自以為功還朝所建皆遠謀至計不欲朝廷遂以目前所就為安而必期有以致中興

於異日者此其忠慮之深又與一時貪天之功以為
已力而遂宴安江沱以至於忘讎而辱國者蓋萬萬
不侔矣上頼太上深照其衷褒嘉賜賚前後甚寵而
不幸厄於權臣使不獲申其志以死豈非天哉
又曰建紹之間强敵憑陵兩宫隔絶天子不勝晨夕温
清之念思得忠智敏辯之士往來兵間以通和好而
見大夫媮惰畏縮無肯行者獨故魏公良臣與公以
諸生自薦慷慨請行擁張蓋旜略相先後卒冒白刃

致命北庭魏公尋以不受偽官握節以死而公必以死自誓偶得全壁而歸雖其所值有生死之不同然其捐軀徇國之本志素定於胸中者則未始不同也熹惟二公忠義大節固已載在史冊傳之萬世特兩家絕域風霜之舊不可使後之人無聞焉

宋名臣言行錄續集卷五

宋名臣言行錄續集卷六

宋　李幼武　纂集

張叔夜　忠文公

字嵇仲耆之曾孫信州永豐人以䕃調蘭州錄知襄城陳留二縣頼州倅舒海泰三州守召對除庫部員外郎開封少尹遷右司員外郎以事忤蔡京貶西安州倉草場久之召為秘書少監擢中書舍

人給事中遷禮侍以徽制出知海州拜徽猷直學士知宣州又知濟南府加龍圖直學士知青州徙知鄧州四道置帥為南道都總管進延康殿學士加資政殿學士提舉南道兵守禦城上擢拜僉書樞密院事虜既議和命彈壓京城事二聖北狩扈從北去卒年六十三訃聞高宗遥拜觀文殿學士

醴泉觀使

公喜論兵蘭州本先零故地最寒惟恃河為阻每氷合

則嚴飭守備卒介冑累月不得息公曰是當求其要害以守之乃博考山川講求利病上書力陳取天都之策謂天都介於五路之間乃西人嘯聚之區凡欲舉兵以寇諸路則必就彼點集然後議其所嚮以故每一聚兵則五路不得奠枕此當今之所宜先書再上樞庭行其策果得其地建爲西安州

政和間吏惰弗虔凡命令之出於門下者豫書銜於後使先置名而徐填事目以行謂之空黄公極論其弊

始立法禁

劇賊宋江剽掠至海州趨海岸刼巨艦十數公夜募死士千人距十數里大張旗幟誘之使戰密伏壯士匿海旁約候兵合即焚其舟舟既焚賊大恐無復鬬志伏兵乘之江乃降

山東羣盜競起公發精卒擊之盜帖息一方晏然

靖康初金兵過河公謂若許講解則金人必有邀求縱之使去後必復來有輕中國心乞遣精騎邀擊及豫

令河北邊鎮出兵斷其歸路願假臣騎兵與諸將併力追襲不報

公帥師入援或勸其緩行者公曰國家危難如此忍顧身乎至尉氏遇賊游騎轉鬬而前於十一月晦至京師公入見具陳唐明皇避禄山之亂蓋嘗出幸今賊鋒鋭甚願駐蹕襄陽以圖幸雍欽宗然之令提兵守城連四日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城破公被創猶父子力戰士皆殊死鬬殺傷相當然諸將無一人至

者金議和欽宗再出郊公於太學前起居叩馬諫止
不能回即號慟再拜衆皆哭欽宗回首字之曰嵇仲
努力㑹金詔立異姓公乞立皇太子為君以從民望
二酋怒追赴軍中至則抗論如初不少屈遂扈從北
去道中惟時飲湯又不食粟至白溝御者曰過河矣
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卒
李忠定曰人材因事而奮節義臨難乃顯蕩陰之役血
濺御衣獨有一嵇紹安史之亂首唱義兵獨有一顏

真卿朱泚之變叱三館之士使不從賊獨有一何蕃豈易得哉靖康之季分四道總管以衛王室及金人再犯闕或擁兵坐視而不進或棄軍以自全獨公摠師西道轉戰以達都城所謀不從城陷被執猶惓惓抗章欲立趙氏其忠於國家大節如此雖古人何以加諸綱常見所與家問勉以忠義固已歎服其後聞公遂死國事為之流涕嗟乎士固有一死非死之難處死之為難也如公之死得其所矣彼忘義而偷生

者得不少有媿哉

又曰士之立名節死國事雖志氣有所感激其平時胷次所養必有大過人者遇事而發非偶然也段太尉以笏擊朱泚或謂武人一時奮不顧身柳子厚獨爲裒集遺事作傳以明其非真知言哉公忠義之節著矣臨去國日自期必死以書屬其家敘平生所操守真所謂中有所養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書尾猶欲託不朽於墓表若區區於爲名者是不然名固士君

子之所貴也聖人以名節砥礪天下故士有舍生取
義不求生以害仁者顔魯公知必死李希烈自為祭
文墓誌常寘坐隅與公用心何異近世名節不立而
惟自全之為務宜乎遭國家之大變而仗節死難之
臣不能無愧於古人也如公卓然所立如此吁可畏
而仰哉
晦庵曰見鄭驤後
張克戩　忠確公

守德祥者之曾孫以蔭補三班借職復舉進士知
河間縣又知吳縣治有聲擢衛尉丞從弟克公為
御史中丞嘗論罷蔡京及京再相併坐廢踰年起
知祥符縣久之知廣德軍京畿倉陛辭留為庫部
員外郎出守汾州以守城功加直秘閣進直龍圖
閣除右文殿修撰兵破汾州自引決事聞贈延康
殿學士
金人陷燕山長驅而南分兵寇太原太原距汾二百里

尼瑪哈遣其將尼楚赫貝勒來攻縱兵四掠外援不至勢

日孤危公畢力扞禦晝夕不少懈太原陷汾益危公

召令軍民曰太原既陷吾固知亡矣然義不忍負朝

廷辱祖父累子孫不與此城同終始無以明吾節衆

皆泣對曰公父母也願盡死公募士間道走京師上

章曰自太原失守汾日受攻願陛下哀矜孤城勢不

可久急遣軍馬倍程以來救護一城生靈之命不報

自太原陷汾拒守盖踰月矣一日諸酋列城下指呼督

取降書公臨陴大罵不絕口砲中一酋立死翌日金攻城益急城從西北隅壞賊既入公朝服南嚮焚書拜舞乃自引決其家死於難者八人

晦庵曰熹嘗銘張忠文公之廟因得讀其遺書而歎慕其風烈又得觀公子汾州家問尤深敬仰竊惟國朝承平百年德隆澤茂世臣喬木不為無人而一旦危難之際忠義之節乃獨萃於張氏之一門其亦盛矣公之大節如青天白日固不待贊述而后明而某獨

於其筆札之精謹見其神氣之安閑於其家人父子之間見其誓死之外唯以取恤遺孤為寄而無一毫內顧下流之私也嗚呼非其胷中有以大過人者何以及此先覺有言慷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若公之死其真所謂從容就義者耶

鄭驤　威愍公

字潛翁信州玉山人登進士第歷仕州縣建炎元年除直秘閣知同州金兵陷城死之事聞贈官與

張忠文公並立廟本州廟額曰旌忠愍節

晦庵曰公擁羸卒守孤城以抗暴起方張之衆鄰援既絶遂以身殉予讀其遺事未嘗不三復流涕也夫忠義之性出於人心之秉彝策名委質以事人者其講之宜熟矣而吾觀於前日中原之禍一時士大夫出身殉國死其官守如公者何少也豈非義利之分不明取舍之極不素定一旦倉卒則貪生畏死而惟利之從哉嗚呼如公者可謂得其本心而無愧於臣人

之義矣是固有國家者所宜殷勤褒録以為臣子之勸使其有所鄉慕感激而興起其忠義之良心非獨以私於鄭氏之子孫而已也

南軒曰公守同州城陷死之可謂得其死矣讀其書辭胷中所處蓋已素定嗟夫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不可後也若一毫私意間之則顧藉牽滯而卒失其正矣然則觀公之為豈不凛然可貴哉

誠齋曰近世培溉人材忠孝成俗至本朝盛矣唐季五代全軀賣國之風於是一變慶歷元祐之間忠臣義士充盈朝野非諸老之賢祖宗之勤也豈一朝一夕哉自紹聖崇觀之大臣指諸老為姦邪挫摧消泯不盡不置也而靖康之禍猶有死國如公者此固前日姦邪之遺種而紹聖崇觀大臣之所消泯不盡者邪嘻慶歷元祐之奸邪亦何少哉至於消泯而不盡可以觀祖宗之澤矣

晦庵曰靖康之難敵騎長驅都城危迫四面勤王之兵
逡巡前却莫有至者而張忠文獨以南道之師千里
赴難軍鋒鋭甚每戰必克乃以廟筭猶豫卒不能有
成功而崎嶇顛沛之餘竭力致死猶以必存宗社為
已任事復不就則遂閉口絶食而以身殉焉其後虜
人分兵西闚陜闗所嚮降下無不如意則又有如鄭
公者獨以孤城憊卒嬰其乘勝猋鋭之鋒蔽遮三秦
以備巡幸虜兵大至鄰援四絶知不能守而勇氣彌

厲誓必與郡俱為存亡城陷之日遂隕其生而不悔是其見危致命殺身成仁皆足以無愧於人臣之義

向子韶　忠毅公

字和卿開封人忠簡四世孫元符二年與國學薦補假承奉郎三年擢進士第調保州法改承事郎監在京炭塲以親嫌改授荆南府節判滿知蘇州吳江縣大觀三年除開封右曹次年轉朝散大夫坐李彪言蔡京事追三官停任四年叙朝散郎監

保州稅五年以赦復官提點太霞宫尋知虢州不就六年差主管西外宗室財用七年徙南外復舊任宣和初知虔州建昌軍未上改夔州路漕六年還對延和殿知蔡州八年主明道宫俄知徐州靖康初除京東運副丁憂起知淮寧金至陳不屈遇害時年五十實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也

生有異稟莊重如成人比志學游賢關清約如寒士人不知其為相門后族之子姪也其强學自勵焚膏繼

容不少懈同舍相與語曰君子之學息焉而後能安其學君何自苦如是公愀然對曰家門衰替敢不强勉而自惰乎伊川門人如劉安節輩訝其衰替之語因問之公曰先丞相事業寂寥久矣安節壯其言引為忘年交

漕京東戶書聶昌以國用不足諷諸路進羨餘知密州郭奉世與昌有舊進萬緡昌薦諸朝請賞之以勸天下公劾奉世曰一路財用有餘不足相補設使密有

餘財當具數聞部使者通融計會資兵吏之費安可

不卹大計不顧他州進通用之財徼非道之寵不罰

奉世無以懲姦而主計近臣首開聚歛之端浸不可

長士論偉之

蔡州闕守州人邀使者馬首願得公三年使者上其事

而蔡已除人矣乃起服就除知淮寧府公三拜章乞

終喪不許公視事六月金兵至陳公率諸弟城守勵

戰士開諭百姓曰汝等墳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

當以死守之敵晝夜攻城公親擐甲冑冒矢石遣其
子弟率赴東京留守司乞援兵未至金益其衆城陷
公猶率衆巷戰力屈被執金坐城上欲降之酌酒於
前左右按令屈膝公植立不動戟手罵之遇害
諫官疏曰去冬夷人入寇諸路守臣或望風逃遁傑然
以忠義自奮誓以死守者陳州之向子韶是也至城
陷猶率衆巷戰與介冑之士同斃於兵革之下行道
之人稱頌咨嗟忠義之士奮發激昂願褒詔子韶忠

節優加爵秩以旌顯之搜求其後以錫賚之天下聞
風孰不踴躍奮厲為陛下盡死節乎
公為人端慤夷易不事表襮一言之出洞見心膂通奉
篤於睦族公承其志率諸弟分俸以均給本房之未
仕及待闕者遠方珍異必以時至通奉有疾衣不解
帶與人交主於忠信不為浮文末禮以投衆人耳目
書尺不過一幅語嚴而意盡所至必與君子長者游
暇則觀書門無雜賓與人議論衎衎然必反復曲折

歸於至當發為辭章典雅温厚有唐詞人之風自始仕由幕職至縣令退為莞庫進而處刺史二千石一以誠意為主不以色辭假人故居官可紀去必見思至其蹈大難臨太節而不可奪非苟然者盖其胷中素定也

宋名臣言行録續集卷六

宋名臣言行録續集卷七

宋　李幼武　纂集

孫昭遠　忠愍公

字顯叔其先居眉州令為鄭州管城人登元祐九年進士第調長沙尉丁外艱服除主興國軍永興簿辟河東經幹為鳳翔府天興縣主簿政和二年知亳州譙縣改解州安邑縣兼鹽池皆不赴為永

興撫幹再任都大茶幹宣和二年倅滑州攝守除河北運副靖康初名為水部員外郎除秘撰西道副都總管許便宜從事高宗即位除河南尹西京留守西道都總管改京西北路制撫使二年正月為叛兵所害享年五十八詔贈徽制

幼警敏力學喜屬文年二十四登進士第時策問首及熙豐凡不主新法者皆在末甲公其一也

金圍太原我師多潰欽宗命折彥質秉傳招集彥質言

汾州潰兵二萬過河津乞遣朝臣同陜西帥臣招集仍委官部還河東詔命公往公言軍士逃歸其氣已索理難復遣不若就令西戍猶兾有功又言長安河中不可不為備令所在州縣調保甲乘城其實自衛不若擇要害地使控扼公至督其進且曰天子初命四道總管也兵得調發官得廢置財得移用急則援王室今京師圍急旦莫望救至逗遛可乎言詞慷慨聞者感動又徧檄諸帥使出師已而環慶帥王似熙

河帥王倚各以師來會而涇原帥席貢秦鳳帥趙點鄜延帥張深皆不至公二十八疏劾之合諸路兵得十餘萬范致虚命馬祐昌統之斬杜常夏淑于華陰公與致虚同出關俄祐昌遇敵於石壕千秋閒戰敗績致虚還京兆公獨與王似王倚留陝金併兵攻陝陷之時兩蜀輸金帛助河東公用其屬計止之河池藉以募兵得精鋭數千軍甫振而京師陷乃遣使詣太元帥府建炎初上詔公入覲公御下嚴整所過肅然

内鄉賊尚虎擁數萬餘公遇而破之

為都總管悉以所提西兵數千付張俊止以蜀兵數百

上道七月至洛收集散亡招撫豪傑調兵陜西河北

合義兵萬餘人栅伊陽使民入保會罷四道都總管

以公為京西北路制置安撫使西師既非所隷悉引

去公數以洛無城池而强敵對境侵掠之狀聞于朝

又與諸子書曰今日扞禦甚難若假一歲庶或可保

吾四男二女今不復念要為忠義死耳汝曹加意讀

聖人書行古人事無以我為念十二月金兵來攻公悉衆扞之驍將姚慶戰偃師死之公即命將官王仔等奉啓運諸殿神御閒道走行在金兵益熾公戰益不利而金已破岐雍秦隴南侵唐鄧陳蔡潰兵滿野公猶招集之已而見公麾下單弱欲擁公南公罵曰若等平日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今將何為叛兵怒起擊公遂死焉

天資孝友輕財重義遇事剛果議論詳明待人以誠未

嘗干進好學老而不衰與人論古今及本朝故實纚纚可聽晚值時艱志大而命不副士論惜之

張南軒跋公帖曰公之數帖其處死蓋已素定事豫則立豈不信乎自熙寧相臣以釋老之似亂孔孟之真其說流遁蠱壞士心波蕩風靡中間變故仗節死義之臣鮮聞焉論篤者知其有自來也觀公訓敕諸子從事經史大抵以實用為貴以涉虛為戒其不受變於俗可知卒有以自立宜也

郭永　勇節公

守慎思大名府元城人以祖任為上黨簿改丹州法掾清河丞尋宰太原太谷縣調東平府録倅鄭州除本路漕移河西倉河東憲丁憂詔力起之建炎二年十一月兵破大名罵賊不降遇害紹興初贈中大夫資政學士

公天資雄爽氣剛直身長七尺美鬚髯望之如神人焉杜充守大名名甚盛公晝數策遺之一日見公公問其

目曰未暇讀也公數充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
實驕蹇自用而有虛聲以此當大任鮮不顛沛公等
足與治乎充大慙
太原帥多用重臣宴享豪侈苛取諸縣以給之太谷民
富其歛尤亟公以書抵幕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膚
血也以資觴豆之費仁者忍為是耶脫不獲命令有
拔劾而歸耳府不敢迫府遣卒數輩號警盜刺諸縣
短長游蠹不歸莫敢迕公械致之府府為并他邑追

還

燕山之役公漕本路郭藥師屯邊怙恩暴甚與民市不償直復毆之非壞目折支不已安撫王安中莫敢問公曰安中不治且難制公請見而顯責之乃見藥師曰上推赤心置將軍腹中遇之者無不至而未有寸功報上今乃縱部曲殘民平居尚爾如緩急何藥師謝無愧容公謂安中曰他日亂邊者必此人也

金趨京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會天大寒城池皆凍金藉

氷梯城不攻而入公在大名聞之先弛濠魚之禁人

爭出魚氷不能合金至城下睥睨久之歎息而去

金再犯京中外阻絶或以兩宫北狩告公公號絶仆地

家人舁歸不食者數日聞元帥府檄書至始勉強一

飡忠義葢天性也

駕幸維揚命宗澤守京澤將復兩河以大名當衝要檄

公與杜充張益謙相為犄角公得檄大喜即日夕謀

戰守具因結東平權邦彥為援不數日聲振河朔已

沒州縣皆叛金響應金亦畏之不敢動遠近晏然
澤死益謙代杜充守京裴憶為漕皆齷齪小人曾范瓊
脅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
間金以十倍師攻之公率士晝夜乘城伺闔則出兵
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公曰北門所以蔽遮梁宋
金得志則席卷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
徐挫其鋒以待援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
城出告急朝廷且請先為備金攻益急俘東平濟南

人大呼城下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
謙輩相顧色動公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及
行城拊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
賊不足畏衆皆感泣質明大霧四塞金以車發斷碑
殘礎雨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
久城陷公安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
公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
之茲命也奚懼益謙意率迎降金曰城破而不降何

也雖然以公不從為辭金遣騎召公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尼瑪哈曰沮降者誰公熟視久之曰不降者我尚奚問金見公狀貌魁傑且夙聞其賢乃自為夷語數十言欲以富貴啗公而降之公嗔目唾罵曰無知之徒恨不醢汝以報國何説降乎金惡其言麾之使去公復厲聲曰胡不速我死當率義鬼悉滅爾曹大名人在縶者無不以手加額為之出涕金令斷所舉手并其家害之

公博通古今得錢即以買書藏書萬卷因事為文皆可
錄而不求人知見古人立名節者未嘗不慨然掩卷
終日而尤慕顔魯公為人喜面折人過退無異言聞
秋毫之善必咨嗟獎成如不及士友以此嚴憚而歸之
嗚呼靖康之禍豈不哀哉以二百年全盛之中國而在
位皆拘攣章句之徒謂名節為非所急士之精鋭消
耎盡矣一旦為金所乘無不全軀保妻子奉頭鼠竄
或甘心汙辱之地而不悔公以身狥國至勉其家必

死非所謂烈丈夫而不爲世所推移者哉　汪藻贊

楊邦乂　忠襄公

字希稷吉州吉水人政和乙未上舍解褐調歙州婺源尉改蘄州教滿授廬州教除南京宗博會省官改建康教辟攝溧陽宰建炎三年詔舉文武全材當路舉之除建康倅兼提領沿江措置使司事兵陷建康不降遇害年四十四次年贈直秘閣立廟建康紹興二年三月復贈朝奉大夫賜謚廟號

褒忠七年四月上辛建康復贈徽猷閣待制

二聖北狩羣盜蠭起公攝守溧陽訓民為兵五里一堠號令期會明信而肅枹鼓一鳴遠近畢集未幾府兵叛閉關殺官吏四境狼顧慮變公閲民兵繕軍實申號令刻日趍府討叛賊畏公威聲亟白部刺史從招諭發運方公會諸郡之兵于城下公率民兵首集士整而奮觀者偉之已而羣兇授首傾邑請留於太守尋命為真

初兵之叛也溧陽舊縣鎮射士數十百以羽檄往戍他所乘隙離次而歸刼巡檢為魁甲而趨溧陽將屠之邑人大恐慮無以禦時有私販摘山者趙明坐縣獄公引出至庭欲誅之因謂曰嘗閲爾簡記所與甚衆且悉里中豪健誠能集爾徒為邑人誅賊不惟赦爾罪當上功畀爾官明即請所與偕往公飲之酒縱使自去衆皆危之公曰第俟吾殄賊勿恐也越翌日明果得衆若干報公當請賊給而執之於是諭富民出財

以須給賞賊就擒公悉斬於市留其首二人上府以
正刑部刺史議奏功公悉推遜僚佐曰殺人而利賞
非吾志邑人德公肖像祠之
建炎三年閏八月李成剽江北杜充擁兵六萬保建康
十一月充謂成師老遣戰艦進擊之偶會金金大至
與成合我師敗績賊取我舟以濟奪馬家渡充出兵
復戰不利潰而入無復紀律居數日金知充無鬬志
進營於南門外鈇佛寺充下令官吏兵民用命城守

公信其言明日充悉師出下水門乘舟以適金陵空無兵守知府陳邦光驚懼不知所為即日率父老出城迎降金帥亦强公以行公至街橋大呼曰我豈為降虜者欲赴水父老救免既至金營邦光以下皆拜顧降公獨僵卧不起邦光乃啓曰通判素有瞑眩疾金帥曰四太子者令扶出療之遣所降官屬勸降公閉口不答明日復遣所親厚者説之曰公故貧有兄垂老仰分禄寡嫂孤姪遠來就養五子尚幼一女未

嫁今去鄉數千里無所於寄寧不念此國家事勢至此公不降將誰為公曰茲人之常情吾獨無情乎家國事不兩立吾計決矣願無辭費明日四太子置酒令偽知府事號張太師者及邦光名公議事公拒不往衆挽以至庭其二人已就位虛一席以俟公及階以首觸柱礎疾呼曰我豈生與犬豕均飽者流血被面憒不蘇者久之左右掖以出金帥命拘之他室明日邦光復請出諭使降乃釋出至庭邦光降階語曰

事固無可奈何願少回意毋為徒死無益也公瞋目曰爾以從臣守藩臨難不能死甘心屈膝他人苟生復幾何時使人人效爾朝廷何賴時坐有從官曰劉團練者取幅紙書死活二字示之曰汝無多言忠於趙氏即書死字下歸我書活字下公視吏有簪筆側立者即取筆書字曰死金帥怒復拘之先是公刺血書襟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金帥初不知也明日復引公出南門砦問公意如何答曰直不能降虜

耳四太子甚怒公乃大罵曰我食趙氏禄終不負國汝女真豈是真天子乃使我從汝國家何負汝而敢肆凶殘吾恨未刎汝頸吾爲死怖耶遂裂巾褫衣以祈速死見所書襟知不可屈遂害之剖腹取其心聞者哀壯之

方杜充之遁也或告公盍去諸公曰我通守也苟去城誰與守我尚愛生也哉雖然吾仲氏惟一子不可無炊火乃命其姪孺文御其母以奔溧陽而屬其子明

日城陷

公被害時有斗子陳大伯者嘗從公為傔至公被囚陳在傍不去罵四太子陳亦舉凳擊之不中遂同遇害又有主山砦曰賈三郎者武勇絶人時號為賈山砦亦被執賈命其子結里人為鬻薪者置兵於薪以入闕人索之事覺金磔其父子於市

公神色明秀長身山立見者畏愛居無事時溫良恵和與物無忤及遇事勇決彊毅萬夫不能奪也其徳行

修於家稱於鄉信於友至於以身殉國立天下萬世
臣節之端凌霜貫日非一時適然也
金主冠江建康震擾人皆禱於公廟楚巫占之曰吉狄
主其俎狄旅其逋大邦其寧乎有老人夢公告之者
亦云
贈直秘閣告詞略曰懦夫偷生名不稱於没世烈士砥
節死有重於泰山以爾禀質剛方值時艱厄介胄之
士望風而遁奔城郭之臣蒙恥以求活爾能明事君

之義抗死職之忠誓不屈於番酋寧自甘於血刃口不絕罵言不忍聞綽有張御史之風無愧顏常山之節云云

紹興七年上幸建康上曰顏真卿異代忠臣朕尚官其後楊邦乂為朕死節可不厚加褒贈徽制告詞略曰故忠襄公云云方戎馬之絕江以貳車而捍敵守既屈膝脅衆士以偕降爾獨挺身嬰孤城而益厲抗彼虎狼之衆奮乎鋒鏑之間罵不絕音死而後已朕方

規復土宇進幸江濵覽萬里之山川考累朝之人物捨生取義如汝幾人故老興悲有歎息而談者英風激懦思奮迅以從之顧廟貌之具存凛精爽之如在雖已加於贈邮念未究於哀榮爰陞次對之聯用彰仁者之勇九原可作其隨會之與歸千載猶生歎相如之不泯

葉夢得撰褒忠廟碑歌詩曰茫茫華夏以限四極有不能虔乃嗑上國既殄我民爾則逆天惡稔而誅天胡

掊旃在昔肅氏厥簏砮矢不我來庭敢干我紀揭揭
楊侯梗其喉牙萬夫一軀莫我敢加誰謂爾狂我憑
我抑誰謂爾殘我唾我斥天子曰嘻惟我有臣曷不
瀆之人百其身屹屹崇岡侯安于域榆梃旅楹侯有
廟食惟皇上帝命侯來歸顧瞻山川申我王威侯食
而康旗纛旖旖百靈齊發從侯北指侯車轟轟于我
故疆覆其穴巢何有虎狼告功帝閽帝笑為喜四方
其平侯祀百世曷慕匪忠曷畏匪死蔄於帝衷惟忠

弗畏明明天子與帝一心是播是崇是顯自今有流

滔滔貫于南邦我詩孔昭配此大江

復撰改葬祭文曰嗟夫不死子糾孔子不病管仲之仁

而餓死首陽之下則稱伯夷叔齊曰不降其志不辱

其身天下不以死為難而以得其死為不易嗟夫君

之節壯矣方金之毒是邦也聞以十萬衆而屈者矣

未聞以一身之微而能抗之者也云云君棄其生不

顧其家既棄其家不顧其身尚何有此既腐之骴哉

惟天子正大義于天下揭而示之曰吾有臣如此而後之人聞君之風而畏者亦曰此吾大夫楊君之臧也則天子之寵與君之節將與茲山並存而不泯也

吉守李彌遜立公祠於郡庠杉溪劉才卲擬奉安祭文

曰陰虹吐氛暫翳圓景斗於星中孤光烱烱洪河潰溢滔天横騖屹然中流見此砥柱屬時多艱逺歷中否乾維坤軸䶵䑔軒輊彼蠢蠢而貪生望賊兵而風靡堂堂忠襄鉄石肝腸矯矯兮人中之龍具肯屈節

而生降蹈九死而不悔豈憚夫凶鋒之與逆鋋卒抗

憤而玉折激勞烈以遐彰云云建炎巳酉敵騎渡江

主將宵遁守輒屈降虜欲脅公百計俱設書字於紙

示以死活公直奮筆就死不慴敵知公心終不可回

遂肆殘毒梁壞山摧勁氣旁徹地裂天開萬身莫贖

嗚呼哀哉相彼泰華攙天獨出烈日秋霜下肅萬物

惟公之節冠山跨日奸顱逆齒生死愧恨忠肝義膽

閒風爭奮惟公之功啓迪興運云云

游九言為吏金陵再拜墓道為辭曰山雲起兮陰陰木嘯風兮蕭森罥荒榛兮頽隧野烏怨兮清音噫丙午兮燕安謌搢紳兮多盤縈苞桑兮弗戒渝舊好兮開邊兵釁生兮名戎傾大地兮塵蒙桀承平兮百載莽夷門兮廟宫我蹂郊兮梁山蛇荐食兮江干擁貔貅兮首鼠紛雅拜兮後先公獨立兮慨陳人自靖兮此身寧為鬼兮趙氏肯湼緇兮北庭肴醴飼兮苟哺弗自知兮貌顇握玉麟兮拜跪曽莫自顧其彝倫豈曰

余兮獨死汝尸坐兮偷生振英聲兮堦下氣烈動兮
清寧凛名義兮身世九鼎重兮一羽輕翳翳兮幽藏
顏陽照兮山荒髮毛爪齒兮一世同腐廟貌圭衮兮
千古之光春秋兮代謝勿替兮烝嘗
東山楊長孺贊公畫像曰面若嚴霜目如電光身作長江
乾坤翳翳衣冠穀穀鈇鉞易易棟撓鼎欹無虎無貔
有軾有泥垂天貫日惟忠惟一青竹鳩筆犬羊雖粗
知大丈夫此可草乎人誰無死國爾斯偉何千億祀

松溪先生李天麟言公未第時處郡庠足未嘗涉茶坊酒肆同舍欲壞其守暇日邀之往娼館紿以為已之親戚公淳實信之不疑坐定娼艷粧而出公愕然疾趨而歸閉戶號泣解其衣冠悉焚之其後果能立節奇偉誠齋曰正是如此大凡立身行已須是立脚之初便確乎不可拔到後來習得定死生禍福都不能奪

宋名臣言行錄續集卷七

宋名臣言行錄續集卷八

宋 李幼武 纂集

呂祉

字安老建之建陽人宣和三年上舍釋褐主信陽簿未赴中學官改鄧州教建炎初名為審察除詳定一司删定勑令明年監鼓院除右正言倅明州丐祠紹興初湖南憲尋直祕閣名為淮南宣參除

直徽猷辭不行改直龍圖知建康除督參五年召為檢正八月權兵侍兼權戶侍十一月除給事中刑侍督參六年七月遷吏侍七年除兵書仍參議

酈瓊叛守節不從遇害年四十六慶元間賜廟額

奏曰自古撥亂同於創業創業之君如漢高唐太是也漢高任蕭何主筦籥給軍食張良侍帷幄運籌策韓信則握兵在外唐太時房謀杜斷王魏議論英衛善兵亦各效其力顧陛下廣高祖之大度法太宗之英斷執政大臣因

其所長咨訪任使如漢唐諸臣同心協力以濟艱難
又曰自古得天下以人心之同失天下以人心之異自
王蔡用事異同之論起士大夫雷同相從隨聲是非
朋黨之風盛廉恥之道喪望下詔宣德意以鼓動士
氣開正路杜私門則中興之業可圖矣
中丞張守論張浚不宜西去呂頤浩難以專任移禮侍
侍御王庭秀亦論頤浩差除不公罷職與郡公奏曰
陛下信任大臣以圖治委曲覆護固為善矣然今日

緣論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緣論大臣罷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果有失當誰復敢言願加聖慮務兩全之以協公議

論致治之要以聰明為本善持養之則聰明日益而天下蒙其福不善持養之則聰明日損而天下受其禍持養之道要在有益於聰明者為之有損於聰明者去之

公除淮南宣參未至上言今屯兵淮甸表裏雖一而上

下不接如人身四體不備今日荆楚之地不可不宿
兵以固上游之勢上納其言會江東謀帥遂用之建
康自南渡後率以前執政或侍從為帥至是時有此
授公既至對於内殿首論治道之要先自治而後治
人兵家之法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條具十事
一曰形勢二曰軍政三曰守將四曰屯田五曰通貨
六曰省費七曰謹賞八曰民兵九曰斥堠十曰間諜
金若自洛孟渡河入陳蔡則壽春乃要害處也若自京

東入淮陽則宿泗濠皆要害處也若自武關入襄鄧順流而下則武昌九江皆要害處也除武昌九江當備水軍戰艦合於沿江措置外要當於諸道要害處堅守葢金多用詐謀奇計如去歳遣范瓊世忠行只由一路去已先為彼所料矣彼乃於我軍相近處置虛寨設疑兵却遣輕騎由間道日行數百里使我罔測望風披靡而後大兵襲之要須監此而預為之備若蘖其輕騎以挫其鋒則彼自却矣

西北以山河為險故山河之表裏當加意焉東南以長
江為險故長江之表裏當加意焉自建炎巳酉歳後
長江表裏非敵騎蹂踐則賊馬焼殘累年諸處間有
軍馬然上下不接去來無常大非所以一統東南臣
前日論之詳矣
臣謂關中者天下上游而江左則下流也上下之勢猶
之首尾其中氣脉必相接續豈可一處間斷今欲復
關陝必固四川襄陽荆南武昌九江池陽太平建康

鎮江皆沿江也當命將分兵戍守使相維持則共獎

王室有磐石之固矣

公治建康先以彈壓之威繼以拊循之惠軍民畏愛與

僚屬文士講求古今防守事迹著東南利害總論江

流上下論江淮表裏論建康根本論凡四篇具圖獻

於朝所以覽盡内外敷陳條具規模形勢之言也是

年冬淮上有警江左戒嚴獨世忠統鋭卒在高郵虜

陷漣水乃破山陽又破盱眙遂犯成州公上言宜遣

兵援世忠既而援兵不至世忠退保鎮江公再言置江北於度外非朝廷命帥宣撫兩淮之意且恐失中原人心因極陳守禦利害雖當急遣諸將且乞親御六軍庶幾上下協心可以不戰而勝於是降詔親征駕幸平江金已遁去悉如公策人始服焉

凡北人不得志於南方而南方所以能立國者惟水軍戰艦是賴多用江南白丁以我所長攻彼所短也蓋水戰必用舟陸戰必用騎舟有舟師南人所長騎有

騎士北人所長水戰無舟猶陸戰無騎舟師用北人猶騎士用南人俱非所長也云云今中原失守駐蹕吳會諸將重兵不屯江北而屯江南者特恃大江一水之隔而不思於江流要害處出奇制勝但欲俟其上岸而後擊之殊不知賊已得險則有必死之志此杜充之兵不戰而潰也今沿江上下要害處亦自有數如使各自為治明遠斥候則胡馬不復南向矣時論推公疏通練達因命兼權戶侍乃言財為國家先

務今一歲所入不足供一歲之出臣所憂也然有三說一曰節二曰為三曰得人蓋今日支費百出固有不可節者亦有不可不節者今日利源廢壞固有不可為者亦有不可不為者内自朝廷外至州縣官吏甚衆惟得其人而政以舉則姦無所容利歸公上矣於是節其可節為其可為何患財不裕哉

又奏國家養兵仰給東南數路而已取有限之財供無極之費正當講求利害然方今財用悉出民力而邑

令乃近民之官也令得人則一邑足守得人則一郡足漕得人則一路足諸路足則朝廷足矣

時大臣喜程氏學然曹真偽且尚勢利故羣小競趍風俗愈壞臣僚論其弊有詔戒諭學者公奏程頤學於中庸以為入德之要是君子之中庸而時中也靖康以來其學頗傳其徒楊時驟躋要近小人歆豔之遂變其巾服更相汲引曰此為伊川之學也其惡直醜正而欲擠排之則曰彼為王氏之學非吾徒也然所

謂為伊川之學者類非有守之士吏考其行有市井所不為者是小人之中庸無忌憚者也臣僚所論可謂切理中外交賀以為聖有謨訓使自今學者不迷所向道術裂而復合矣

上知公謀慮精審命韓世忠張浚劉光世屯楚泗廬州始用公計將幸建康駕至平江聞劉麟猊率數十萬衆分兩路入寇㓙燄甚盛光世退保當塗世忠過淮北久之亦退保山陽於是執政大臣皆請上還臨安

且追諸將守江防海公獨抗議士氣當振賊鋒可挫
㣲前力爭至於再三天意既回遂用公策而執政猶
復留身進說云異時誤國雖斬鼂錯以謝天下亦將
何及宸斷不惑亟命公往視師江上以馳入光世軍
中而督遣其進戰也光世尚遲疑不即行公復以利
害喻之令其將佐亦皆曉然始悉過江為擊賊計時
駐蹕吳門而都督府慮光世難倚辦乃遣殿前楊沂
中往泗州與張浚合光世令王德進軍遇劉麟兵敗

之翌日又敗之德既再捷氣乃稍振衆皆踴躍赴敵
浚遣沂中張宗顏等俱進猊麟敗走中興破賊之功
無比之盛也
大江之險所當固守守江之策有三節焉江之北出諸
江河口一也江之中諸洲渚二也江之南諸口岸三
也近歲守江盡屯江之南諸口岸殊不知江之北出
諸江河口一不守則賊船得以出江江之中諸洲渚
一不守則賊船得以近岸己酉建康之禍正坐此也

臣謂江之北出諸江河口宜築城堡或作水寨列銃兵施强弩量艤戰艦以拒之使賊舡不得出江江之中諸洲渚宜多伏戰艦以待之使賊船雖出江不得近岸江之南列兵戍守多備舟楫以俟濟師得利則進否則堅守而已

夫京東全盛之地財賦所出劉豫所恃金所必援也今世忠汲沂中三軍列戍淮東與之相拒如物之有首也大梁者宋之京師劉豫竊據以為根本光世屯淮

西岳飛屯京西與之相拒如物之有左右翼也關中者形勢之國軍馬所聚劉益僭稱留府薩里罕貝勒兵所駐也吳玠與之相拒如物之有尾也物有首首動左右翼隨之然後尾應焉善用兵者無以異此臣以為今日之計當令諸將各張出兵聲勢以牽制使備我者非一其進討也當令世忠淺沂中首先併力以取京東三軍之進又有次第世忠當先渡淮與舟師沂清河水陸並進沂中次之兩軍相繼直趨淮陽

彭城於三二十里内擇利地下連珠硬寨不必攻城俟其援至更互出兵擊之我數勝彼數挫則兩城不攻而自下然後引兵襲之張浚一軍却自宿州進與世忠沂中連衡于沂密濟鄆等郡則山東自平矣山東既平大梁必震恐光世岳飛軍可進矣光世自陳潁進飛自襄鄧進與世忠浚沂中會于京師則京畿定矣京畿既動關中必揺動吳玠之兵可出矣山東既定京畿既定黄河一帶分兵戍列簡其精鋭數路

並進以援吳玠則五路可復如是兩河之外忠臣義
士奮臂而呼西北諸國聞風而應小小女真烏合之
衆患起心腹變生肘腋必有倒戈而攻開門而降者
吾之師不待渡河而天下定矣
命公往合淝護諸將還朝奏事懇切皆不報留行朝再
浹旬上令執政諭旨暫往續有處分復遣中使押賜
鞍馬犀帶象笏公拜賜退謂家人曰君命如此義不
可辭一死固不惜第恐無益於國妻孥對泣如訣別

然以事有牙蘖往不保還也七月除王德都統制鄜瓊軍皆盜光世紀律不嚴殊無忌憚所畏者唯德然與之舊皆等伍恥受其節制乃列狀詣都督府訟其過乞迴避府謂德直寢之瓊等又詣御史臺或語之曰爾輩如此是訟宰相跡甚危矣遂憂懼不自安復訴於公曰不合激惱朝廷今日未知死所告尚書救取其等公慰諭之曰若以君等為是則大相誑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儻能立功雖有大過彼亦能闊略況

此小嫌疑乎當爲辨之保無他慮衆皆感泣拜於庭
下曰誠如尚書言誓當效死圖報乃容以利害聞于
廟堂尋有旨名王德諸將謂德之往必有行遣而公
先乞吳錫一軍屯廬州備緩急又遣運判韓璡諸建
康而屬之曰諸將反側幸已定矣倘有他議則必愈
乖煩賢運判白知丞相時督府機宜盖諒別因一事
過合淝璡問公盖幕歸去曾一說否公曰亦曾属渠
第恐不敢盡達此意復煩開陳曲折諒果不敢盡言

遯行至和州亦以疾作滞留巳而諸將閙德留都督府爲都統制且賜予甚厚瓊等皆觖望曰初我訟彼罪也令彼既受賞我必有罰首領不保矣始萌叛意逼公與趙康直北行公猶於馬上諭瓊等無忘國家之恩無失忠孝之道至三塔距淮僅三十里公下馬立朿林下謂曰劉豫逆臣我如何見之此處是我死地更不去也瓊令人縛公上馬公又翻身落地大駡曰我不𠀋你幾個負國賊天地不蓋載我不去又謂其

下曰你軍中豈無一箇英雄人劉豫逆臣不要隨酈
瓊去從逆不是好事衆皆感傷咨嗟涕泣又有人云
呂尚書說得是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心生
變乃急策馬先渡淮令王師晟尚世元亟害公
初王德與酈瓊交惡德乃劉光世愛將遂命德統其軍
瓊等大譟列狀詣都督府訟其過德亦交訟乃召德
以本軍還為都督府統制命公以都督府參謀領之
公簡倨自處將士之情不達淮西轉運韓璡舊在光

世幕中光世待之不以禮至是諸校或以罪去公聞瓊等反側密奏乞殿前司吳錫一軍扎廬州以備緩急且遣趙諳建康促之仍乞罷瓊及靳賽軍權書吏漏言於瓊瓊令人遮置郵盡得公所言軍官之罪詰朝諸將晨謁公坐定瓊袖出文書示統制張景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耶公見之大驚瓊執之云云令統領尚世元殺公世元以刃刺公且顧統領王師晟師晟不肯公罵瓊不已遂碎

首折齒而死

時有得公括髮之帛歸吳中者其妻吳氏持之自盡以

狗葬聞者傷之

公不務保其身而務身盡其節故死之後非特瓊等叛

將不能侵邊僭逆之臣不討而自滅雖睿謀有道而

公折衝禦侮之狀仗節死義之烈足以激昂人之善

意殆不為無補也

公為人質直明白好賢疾惡忠言至論未嘗不服也於

學唯求實用於文不務空言初除兵侍自草謝表有願為志士殺身以成仁敢效鄙夫既得而患失之句可以見所養也

宋名臣言行錄續集卷八